

国学新读本

正 蒙

李 峰 注说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国学新读本

正蒙

李峰注说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蒙/李峰注说.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7

(国学新读本)

ISBN 978-7-5649-2483-6

I. ①正… II. ①李… III. ①古典哲学—中国—
清代②《正蒙》—注释 IV. ①B24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7843 号

责任编辑 陈林涛 阎现章

责任校对 闫 瑾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23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国学新读本编辑委员会

总策划 马小泉

主 编 李振宏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小泉 王 健 朱绍侯 刘小敏

李中华 李振宏 苏凤捷 何晓明

张云鹏 张富祥 宋会群 杨天宇

杨寄林 杨朝明 赵国华 郑慧生

姜建设 袁喜生 曹 峰 曹础基

曾振宇 戚良德 龚留柱 熊铁基

序

最近一些年来,一股“国学热”的思潮强劲涌动,在文化学界以至于整个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时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最为传统的国学,却能引起国人的极大兴趣,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国学”作为一个学术文化概念,产生于近代。从渊源上讲,“国学”概念的产生,与“国粹”有些关联,并且是从对抗西学侵入的角度提出来的。今天,中华民族早已是一个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立自强的民族,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世界文化的汇合与交融,也早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中,却会有“国学热”的产生,乍一看来,确有不可思议之处。但实际上,国学的当代走红,则与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时代有着一定的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迅速推进,随着市场经济的强劲发展,传统道德受到了强烈冲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观念的碰撞也日益强烈。于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就严峻地提到了国人的面前。传统文化的出路何在,它从何而来,要走向何方,如何对之进行价值重估,一切关心文化问题、有着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人们,无不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的传统学术。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冲击无法理解和接受,对现代经济发展对传

统道德的亵渎强烈抗议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发出向传统文化复归而倡导国学的呼声。总之，不论是出于积极的思考，还是抱着一种向后看的心态，对国学的重视则成了最近十多年来一种普遍的文化选择。

于是，对待“国学热”就需要有一个分析的态度。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说，传统文化都是其牢固的根基，是其一切历史的出发点，摒弃传统、甚至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都是幼稚可笑的，不可取的。但一遇到问题就求助于传统，甚至一味狂热地提倡向传统复归，也是走不通的，过去那句常说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话，虽说不是什么至理名言，却也还是有些道理的。这些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小朋友的读经热，就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国学，毕竟是一种学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分析批判能力，才能对之进行识读、鉴别而决定其取舍。所以，严格地说，对于国学，尤其是经学，在当代中国，需要的是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批判继承，而不是再像传统社会中那样采取唱诗班的方式，对青少年一代进行无分析地灌输。因此，如何弘扬传统文化，就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为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为着对社会上盲目崇尚读经的风气有所引导，我们组织了这套“国学新读本”丛书，选择一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较大的国学典籍，对之进行简明扼要的注释，然后在读本前边，用较大篇幅解读该典籍的基本思想文化内涵，评述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对如何阅读该典籍做出读书方法上的引导。通过这样一个较为翔实的导读内容，以批判分析的态度，给青年人的国学典籍阅读提供一个健康的思想导向。根据这样的宗旨，这套丛书，在大的结构上，每本都分为“通说”和“简注”两个部分，“通说”是导读的性质，“简注”在于疏通文字，希望这样的安排，能够为青年朋友和一般社会读者

提供一个国学入门的向导。果能如此，也就实现了撰著者和出版者的愿望。

国学所以是国学，就在于它是我们祖国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载体。在这些国学典籍中，包含着民族文化基因，蕴藏着民族精神的范型。衷心期待这套丛书能够成为广大读者学习国学精华、体认民族精神、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良师益友。

李振宏

2008年2月28日

目 录

序	李振宏(1)
《正蒙》通说	(1)
一 张载生平简介	(1)
二 《正蒙》主要内容	(12)
三 《正蒙》的地位与影响	(40)
四 历代注释《正蒙》著作释要	(58)
五 如何阅读《正蒙》	(72)
六 校注说明	(73)
《正蒙》简注	(74)
苏炳 序	(74)
范育 序	(75)
太和篇第一	(78)
参两篇第二	(91)
天道篇第三	(102)
神化篇第四	(109)
动物篇第五	(120)

诚明篇第六	(126)
大心篇第七	(140)
中正篇第八	(146)
至当篇第九	(167)
作者篇第十	(183)
三十篇第十一	(192)
有德篇第十二	(204)
有司篇第十三	(215)
大易篇第十四	(218)
乐器篇第十五	(241)
王禘篇第十六	(254)
乾称篇第十七	(262)
参考书目	(272)

《正蒙》通说

一 张载生平简介

张载，字子厚，生于天禧四年（1020年），卒于熙宁十年（1077年）。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人。嘉祐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曾任祁州司法参军、丹州云岩县令、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公事、崇文院校书、同知太常礼院等职。因居于郿县横渠镇，世称其为横渠先生，其学被后世称为“关学”。与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等并称“北宋五子”，是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

（一）早期经历

张载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其祖父张复，字元易，宋真宗时为给事中、集贤殿学士，“博闻强识，笃实忠亮，历书馆，备史官者二十年。”知名于大中祥符、天禧年间，“方是时，天子巡狩四方，尊礼儒学，其登延访问，赓载歌咏，未始不在从官之先。凡典籍谬讹，仪章未讲，所识旧闻，折衷惟允，学士大夫有考必稽焉。”据其曾孙张革称：“熙宁末，叔父崇文君被召还馆，始得其书于从祖父殿直君之

家。于是公没五十年矣。”^①崇文君即张载，张载熙宁九年（1076年）被召入朝，熙宁十年（1077年）辞官西归，可知张复当卒于天圣五年（1027年）或天圣六年（1028年）。其父张迪，真宗时徙家长安（今陕西西安），张迪仕仁宗朝，官至殿中丞、知涪州事。育有一女二子。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生女张氏，天圣八年（1030年）生张戬于涪州。而张载则于天禧四年（1020年）生于长安，故或称其为长安人。

景祐元年（1034年）张迪卒于涪州任上。张载母陆氏携张载兄弟扶张迪灵柩出川，欲归葬张迪于开封，但因张载兄弟尚年幼，一家人扶棺行至凤翔郿县横渠镇时，已无力东进。时张载的姐姐已嫁给渭南宦世家子弟宋寿昌为妻，宋寿昌于天圣年间步入仕途，先后任职环州司法、庆州录事参军，可为张载兄弟所依靠，遂葬张迪于横渠镇之南大振谷口之迷狐岭，而举家侨寓于横渠镇之大振村。

因陕西地邻西夏，战事不休，故张载少喜谈兵，曾向邠人焦寅学习兵法，慨然以功名自许，甚至曾打算招募人夺取为西夏所据的洮州地区。康定元年（1040年），时年二十一岁的张载向镇守延州的陕西招讨使范仲淹上书，畅论自己对守边的看法。对此司马光曾赋诗称：“先生负才气，弱冠游穷边。麻衣揖巨公，决策期万全。谓言叛羌辈，坐可执而鞭。意趣小参差，万金莫留连。”^②但范仲淹见其器识不凡，欲其致力于弘扬儒学，而非探讨兵事，遂开导他说：

^① 吕大临：《张公文集后序》，《全宋文》（110）卷二三八六，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164页。

^② 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五《子厚先生哀辞》，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278页。

“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①因劝其研读《中庸》。张载自此开始致力于儒学的研究，先是研读《中庸》，因《中庸》不能满足他的要求，遂研读佛、老之书，数年之间，尽究其说，因自觉无所进益，继而又反求于《六经》。其间，范仲淹知庆州，于庆历二年（1042年）筑大顺城以备边，宋寿昌亦参与其事，张载特撰《庆州大顺城记》以志其盛。

皇祐三年（1051年）至至和二年（1055年）间，文彦博任忠武节度使、知永兴军兼秦凤路兵马事，治长安，闻张载之名，特聘请他赴官学任教。张载在长安官学任教期间，因学识渊深而为士子所敬重，其中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人游师雄（1038～1097年）“日从之游，益得其奥”。^②与张载的其他门人相比，游师雄“师横渠张子最久”^③，可称得上是张载的第一个入室弟子。

张载与理学名家程颢、程颐兄弟有亲戚关系，张载是二程的表叔，嘉祐初年，双方曾在京师即开封见过一次面，此次会面，对张载影响甚大，据二程门人尹和靖称：“横渠昔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听从甚众。一夕，二程先生至，论《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为诸公说者，皆乱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横渠乃归陕西。”^④而先从学于张载，张载去世后，又从学于二程的吕大临，在其所作的《横渠先生行状》中也称：“嘉祐初，见洛阳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先生涣

^①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章锡琛点校：《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81页。

^② 张舜民：《游公墓志铭》，《画墁集（附补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3页。

^③ 冯从吾撰，陈俊民、徐兴海点校：《关学编（附续编）》卷一《季明苏先生》，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页。

^④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传闻杂记》，《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6～437页。

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尽弃异学，淳如也。”^①然而程颐却明确反对称张载之学源自他们兄弟：“吕与叔作《横渠行状》，有‘见二程尽弃其学’之语。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横渠先生行状》行于世者有两本，“一本云：‘尽弃其学而学焉。’一本云：‘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论者认为后一本“恐是后来所改”。^②然虽有所改定，但抬高二程之学的意味仍甚浓。而考此次会面的时间，当在嘉祐元年（1056年）至嘉祐二年（1057年）间，其时张载与二程兄弟都在京师准备科举考试。

（二）步入仕途

嘉祐二年（1057年），时年三十八岁的张载登进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参军，后迁官丹州云岩县令，施政以敦促百姓务本，引导风俗向善为先，每月初一，在县衙内摆好酒食，召集乡里老人来赴宴，并亲自劝酒应酬，意在讽喻百姓，使他们知道赡养老人事奉长者之义，同时借此机会询问百姓疾苦，以及告诉老人们要注意训导子弟的意义。有所教谕告示，常担心所发出的文告不能让百姓都知晓，每每将各乡乡长召至县衙，反复叮嘱，要他们亲往各自管辖的乡里告知百姓。其间百姓因事来县衙或路上遇见，张载一定要问其“某时命某告某事闻否”，如果百姓回答说不知道，就要治相关人员的罪。故其一言即出，举县皆知。

张载继而迁官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公事。在渭州任

^①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第381～382页。

^②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传闻杂记》，《二程集》，第414～415页。

职期间，知渭州蔡挺对张载甚为尊重礼敬，军政事务，不论大小都向张载咨询，而张载也夙兴夜寐，勤劳国事，给予蔡挺以极大的帮助。当时边民因困苦乏食，常向官府借贷，而府库贮钱却不能满足百姓的需要，加之当时自然灾害颇为严重，使百姓有流离失所之虞，张载于是极力向官府建言，取军事储备数十万用以救济百姓。又说戍兵迁徙往来，不可使用，不如减少戍兵数将省下来的钱用来招募本地人效果好。

嘉祐四年（1059年）前后，张载以书致与自己同年考中进士，时为鄂县主簿的程颢，讨论修养工夫，程颢则撰《答横渠先生定性书》回应。

治平四年（1067年），王陶知永兴军，曾聘请张载赴官学讲学，张载多教人以德，他郑重地对求学者说：“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①求学者闻听其合乎礼法的言辞，多有追随他问学的。

熙宁元年（1068年）张载讲学于武功绿野亭。

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县）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当在此期成为张载的门人。其中吕大钧（1031～1082年）与张载同年考中进士，因倾慕张载的学问，遂执弟子之礼：“为同年友，一言而契，往执弟子礼问焉。”^②吕大钧此举对于弘扬张载之学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张载此前极力宣扬道学，然从学者甚寡：“盖大学之废久矣，自扶风张先生倡之，而后进蔽于俗尚，其才俊者急于进取，昏塞者难于领解，由是寂寥无有和者。”及吕大钧拜于张载门下，“自是

^①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第382页。

^② 范育：《吕和叔墓表》，吕祖谦编，齐治平点校：《宋文鉴》卷一四五，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29页。

学者靡然知所向矣”。^① 吕大临(1040~1093年)为吕大钧之弟,亦问学于张载,张载对吕大临的评价甚高:“今之学者大率为应举坏之,入仕则事官业,无暇及此。由此观之,则吕范过人远矣。吕与叔资美,但向学差缓,惜乎求思也褊,求思虽犹似褊隘,然褊不害于明。”^② 吕与叔即吕大临,“范”指张载的另外一个弟子范育。另外吕大均、吕大临之兄吕大防与张载也有书信往来,被视为“横渠同调”^③。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拔擢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思欲变更法度。御史中丞吕公著向神宗举荐张载:“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可以召对访问。”当年冬,神宗因召张载入朝,问以治道,张载皆以逐渐恢复三代之治为对,神宗很高兴,说:“卿宜日见二府议事,朕且将大用卿。”张载回答说:“臣自外官赴召,未测朝廷新政所安,愿徐观旬月,继有所献。”后来他去拜见王安石,交谈之中,王安石曾说:“新政之更,惧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张载认为朝廷奖励大有为之举,天下有志之士愿意听从。如果朝廷与人为善,那么谁敢不竭尽全力!如果强求他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那么他人也就不会乐意贡献自己的才智:“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王安石听后默然不语。由于张载所说的话多与王安石之意相左,使王安石对他日渐失望。朝廷任命张载为崇文院校书,张载未及辞谢,又被派往浙东审理官员贪污案件,张载为儒生,此前并没处理过这类案件,有官员担心其难当此任,但王安石固执已

^① 陈俊民辑校:《吕大钧行状略》,《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14~615页。

^② 章锡琛点校:《张子语录》,《张载集》,第329页。

^③ 黄宗羲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十八《横渠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79页。

见,一定要张载去,说:“淑问如皋陶,犹且献囚,此庸何伤!”^①显见是想让张载出丑。然而张载赴浙东后,妥善地处理了案件,又还朝复命。当时其弟张戬任监察御史里行,因累章弹劾王安石乱法,于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被贬为江陵府公安县知县,这让张载更觉不安,因辞官西归,居于横渠故居,称病不复出仕。司马光语及这段史事称张载:“声光动京师,名卿争荐延。置之石渠阁,岂徒修简编!丞相正自用,立有荣枯权。先生不可屈,去之归卧坚。”^②

张载在京期间,程颢亦被召入朝,俩人遂论学于京师,时程颐随其父程珦在汉州,张载又写信与程颐论“虚无即气”等问题,程颐作《答横渠先生书》《再答书》阐述自己的主张。

(三) 归隐横渠

自熙宁三年(1070年)至熙宁九年(1076年),张载在横渠度过了七年的隐居生涯。横渠非常偏僻简陋,张载在那里有田数百亩,聊以为生,人皆不堪其忧,而张载处之更加安然:“孤嫠聚满室,糊口耕无田。欣欣茹藜藿,皆不思肥鲜。”^③终日正坐一室,研读不辍,随处放置笔砚,有心得就随手记下来,有时深夜起床,取烛书写,其志于弘扬正道,穷理尽性,未尝有一刻停止,也未尝有一刻忘记。有人向他请教,他大多时候都是告诉人们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勉励求教者治学一定要达到圣人的境界方才能够停止。又认为教育人必须先能养育人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因此若他的学生无问学之资,虽然他贫困得家中只有粗粮和蔬菜,也要与学生一

^①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第382~383页。

^② 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五《子厚先生哀辞》,第278页。

^③ 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五《子厚先生哀辞》,第278页。

起享用。其治学穷究天地神化之妙，推演天人合一之理，立气为宇宙之本源，极力排斥释道等异端邪说，所有这一切皆从自我揣摩中得来，其学问之纯正博大，被人认为自孟子以来，一人而已：“其自得之者，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自孟子以来，未之有也。”如张载曾对其门生谈及其治方法称，学问既已通过心的思虑得到，就用言辞将其书写下来，通过斟酌，发现言辞充分地表达了内心的想法，没有差错，然后就用来决断事情，决断事情没有过失，自己才感到满意高兴。认为治学要探究精微的义理，达到神妙的境界，就是为了遇事时内心先做出正确的预判：“吾学既得于心，则修其辞命，辞无差，然后断事，断事无失，吾乃沛然。精义入神者，豫而已矣。”^①

时丧葬、祭祀无法，张载家连续有人去世，张载于是置办丧服，皆依礼而行；家祭根据四时变化献以不同的供品，极尽虔诚之意。当地的人们听说后，开始或怀疑嘲笑，最终信服而遵从张载所定之礼。当时当地丧祭行古礼者甚众，都是因为张载倡导的缘故。

张载气质刚毅，德盛貌严，然而与人相处，时间越久人们越愿意亲近他。他治理家务，待人接物，主要遵循的原则是端正自己以感动他人，人若不相信自己，就从自身找原因，加以改正，从不苛求他人，虽然有时别人会不理解，但他却毫不后悔，依然从容不迫地实行。因此无论是认识还是不认识张载的人，对他都充满了敬畏，无人敢以不合道义之举行之于张载。张载家的幼童，张载一定使他们洒水扫地、应答召唤，侍奉尊长；没有出嫁的女子，张载一定让她们亲自参与祭祀，奉献祭品，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家人养成谦逊孝悌的良好习惯，以成就他们的品德。张载曾说：“事亲奉祭，岂可使人为之！”听说别人有善举，张载常常喜笑颜开。回答求教者

^①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第383页。